

我的家族史：家族聯繫與自我塑造

一、前言

（一）撰寫動機

在撰寫本報告前，我從未深入了解過我的家庭與歷史的關聯，更沒有展現出歷史學家的好奇心，探究我的出身以及家族中世代的變遷帶來的影響，僅僅是透過父母間的隻字片語了解一些他們的故事。是這篇報告開始讓我好奇，我們家如果要寫成一篇介紹家族史的小文章該從何說起？該以何為側重？

我跟隨著報告的指引，找尋身邊可以挖掘的史料，但不幸的是我們家庭沒有留存像是戶口名簿、族譜等實體史料。於是我選擇透過訪談父母及外祖母的方式，還原出從祖父這代到我這代人之間，家族聯繫的變遷以及我與清華大學的聯繫。

（二）家庭簡介

我的姓氏（夏姓）在臺灣不算常見，根據2018年的內政部的《全國姓名統計分析》，夏姓排名97位¹。這個姓氏來源於我的祖父，他是1949年跟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一份子，就此夏家在台灣落地生根，以當時的定義來說，也就是「外省人」；而我外祖父的家庭（簡家）情況則不同，外祖父則是在臺灣出生，算是「本省人」。

對我來說，我的家庭是一個小家庭，包含我、父母以及妹妹。除此之外，聯繫較為密切的親屬只有外祖母以及舅舅、舅媽。因為我的祖父以及外祖父都已離開人世，對於我這代人來說，前兩代的記憶已經不可詳細追溯，我覺得對於這次的報告的完整性來說無疑是很大的損失。

二、內文

（一）祖父與父親的故事

根據父親所說²，我的祖父1926年出生，為浙西衢縣人（今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區），1912年時該地始稱為衢縣，2001年時改設立衢江區³。1949年時以陸軍士官長的身分，隨著軍隊來臺，最初居住在桃園的一處眷村（詳細地點不可考）。因為軍人婚姻條例規定現役軍人結婚需要經上級同意⁴，我推測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想法應該是如此：「臺灣只是反共復國的基地，軍人應該專注於保家衛國，等反攻大陸成功便可回到故鄉生活，那時結婚也不遲。」但是歷史的結果卻不可預料，導致祖父延遲了結婚時間（估計在1960年代時結婚），根據父親所說，祖母當時和祖父的年齡差距大（估計有20歲以上），兩人在1971年時生下長子，也就是我父親，1973年又誕下次子。根據父親回憶，祖母當時可能具有心理方面的疾病、也有可能是和祖父個性不合，在父親小時候便離開家庭，使得家庭內只有祖父、父親以及叔叔三位男性，而叔叔又在我出生後不久（2007年）便和家裡斷絕聯繫。

¹ 〈全國姓名統計分析〉，內政部戶政司，2018年6月30日

² 夏凡星，〈夏爸爸訪談紀錄〉，2024年11月30日，新北市樹林區自宅

³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A1%A2%E6%B1%9F%E5%8C%BA>，2024年5月11日

⁴ 〈全國法規資料庫軍人婚姻條例條目〉，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F0030015&kw=%E6%88%A1%E4%BA%82%E6%99%82%E6%9C%9F%E9%99%B8%E6%B5%B7%E7%A9%BA%E8%BB%8D%E8%BB%8D%E4%BA%BA%E5%A9%9A%E5%A7%BB%E6%A2%9D%E4%BE%8B>

對我的父親來說，這種家庭當然不完整，但這也造就了父親自立自強、敢於嘗試的性格，根據父親所說，他國小和國中都在新店區求學，後來前往土城海山高工（今新北高工）就讀鑄造科。父親在暑假時曾經進入電子廠打工，1991年前往馬祖服兩年兵役，回來臺灣後又做過快遞、工地監工等工作，當時正碰上臺北捷運的中和線興建，父親也參與了其中的建設，後來因為覺得消防相關行業的收入來源較穩定，曾經從事過消防器材公司的工作。2008年時則成功考上消防員，之後由於我和妹妹逐漸長大（2011年），母親建議父親從消防的外勤工作轉為新北市政府內的內勤工作，於是父親一直在新北市政府工做到現在。父親在年輕時的經歷塑造了現在的他，作為父親的孩子，我覺得父親對孩子的看法也受家庭的影響，就我的觀察，他認為小孩子應該要自己管好自己，家長不應該過多幫助，如果犯錯了也應該受懲罰。

訪談中我們無意間發現父親曾與祖父前往大陸的老照片。根據陸委會的資料，臺灣在1991年7月時，也就是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例的兩個月後，重新開放大陸探親⁵。這起事件讓因為戰爭分隔兩岸的夏家可以重新團圓，根據父親的回憶，祖父在開放探親後曾多次隻身前往大陸看望親戚。而在1999年10月，我的父母親剛結婚五個月，祖父提議一起回大陸探親順便旅遊。當時去了杭州、上海等地，因為父母親是第一次見到這些素未謀面的「親戚」，所以他們覺得有種陌生感，平時也只有過年時會電話聯繫而已，之後便很少來往。後來又過了10年多，祖父在2009年1月因為肺結核去世，那時我才五歲，自我有記憶開始，我從來未見過這些親戚、也未聽聞過他們的聲音，彷彿血緣這條關係紐帶在祖父去世後便徹底斷裂。



（圖一）：祖父（中間）與父母（右一、右二）及親戚在杭州西湖的合照

這讓我反思「親情」究竟要如何才能維持呢？因為歷史上的兩岸分裂，政治與軍事上的長期對立導致兩岸無法和平交流，也使得明明在血緣上是有關係的親人，卻因為沒有共同記憶而漸漸疏遠。我認為除了重新生活在一起，否則這種關係疏遠將不可縫合，而又因為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人們沒有組建大家庭的需要，所以小家庭成為

⁵ 〈1999年〈臺灣與大陸的關係〉〉，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https://www.mac.gov.tw/cp.aspx?n=1B57FA2412D65AB7>

主流，也是我們家目前的情況。可以預見的是，這種家庭聯繫的演變在之後也將再次發生。

（二）外祖父、外祖母與母親的故事

簡家（母親的家族）屬於傳統的本省人家庭，根據訪談中的答覆⁶，外曾祖父生於1923年，生活於新北市金山區一代，我的父母推測，簡家應該是清代或是更早之前便移居臺灣的閩南人，外曾祖父當時是農民，在1940年結婚，1944年生下長男，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據母親回憶外祖父和她說的事情，外祖父就讀金山當地的國小與國中時成績優異，高中畢業後曾經應徵過銀行員（推測當時有學過相關專業），後來成年（猜測約是1962年左右）隻身前往臺北市打拼，成功考取公務員，曾經擔任財政部財政資料中心的科長，在1972年時和祖母結婚並定居於現在臺北市信義區附近，祖母在1973年生下長女（我母親）、1974年生下我舅舅，外祖父在1997年左右從工作中退休，退休後搬遷到新竹市明湖路的一個社區居住，之後又隨著舅舅買了靠近新竹車站的房子而搬家。

外祖母同樣出身金山，1950年出生，家族世代在金山市場擺攤維生，後投入裁縫業，幫助客人量身訂製衣服。而根據外祖母所述，她在15、16歲時就開始從事這些工作，在40歲（1990年）後才轉做自助餐業。外祖母說當時因為臺灣的成衣產業趨漸發達，這種訂製裁縫已經不再盛行。這段描述讓我想起歷史課本裡曾提過的「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時期，1950~1960年代的進口替代提倡家家戶戶的勞動力在家中兼職生產作業，像是婦女可以在客廳進行裁縫，那時「客廳即工廠⁷」的情形很常見；但是當時間來到1961~1972年，隨著經濟發展及生產力的提高臺灣的裁縫業轉為向外出口。而許多成衣工廠流水線式的生產使得兼職的裁縫業不在興盛，我相信我的外祖母當時也是因為看到了這種情形才選擇轉型。

我的母親在臺北信義區出生，自十歲起看到堂妹正在學鋼琴，從而也開始學習彈鋼琴，沒想到最後也成為了一項專長，在1988年時曾通過鋼琴檢定，1991年育達高職幼保科畢業後選擇從事幼兒園助教工作，1994年時又轉為同幼兒園的鋼琴老師，1995年4月認識父親並在四年後正式結婚，後來在2004年生下我、2008年生下妹妹，之後開始轉為家庭主婦。

⁶ 夏凡星，〈夏媽媽訪談紀錄〉，2024年11月30日，新北市樹林區自宅

⁷ 〈客廳即工廠〉，國家文化記憶庫，

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324723。根據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定義，指將代工製造從工廠拉進到家庭之中，家中的每個成員無論老少都投入到生產的行列，



(圖二) 母親擔任鋼琴老師時的照片

母親在家中掌管全家的財務，也是照顧我們的主要角色，母親管教孩子的風格和父親也不同，我認為她是一個非常「熱心」的家長，孩子有甚麼需求她都會盡量滿足，甚至有些過度呵護孩子，但她不會要求孩子一定要做到最好，也沒有強迫我們必須取得好成績，使我對學習這件事的壓力不大，但也養成了我自主學習的能力。

(三) 我的童年與清華的故事

外祖父在我心中樹立了高大的形象，在我上幼兒園前便在新竹由已經退休的外祖父母照顧，可以說明湖路的外祖父家便是我對新竹的第一印象。對我來說，我記得新竹有良好的自然環境、有一個非常大的動物園、還有外祖父親手煮的好吃的飯菜，每年除了過年，記憶中端午節、父親節、母親節等節日也會回到新竹的家。那是我一年中最期待的時光，我相信在新竹的生活是如此美好，也想到新竹來生活。

關於我為什麼選擇了清華大學，或許和上述對新竹的好印象有關，同時舅舅是清華大學的校友，再加上照顧我的外祖父母年紀也大了，需要有人幫助他們，於是就在我考完學測我便毅然決然選擇進入清華大學開始我的新生活，外祖父也支持我的決定，並提供了許多有關清華大學的資料，就算之後從新竹市中心搬家到新竹縣新豐鄉附近，外祖父母那邊也說可以為我留下一個空房間居住，這些消息讓我再次感受到親人帶來的溫暖。就在我剛因為成功進入清華大學而開心不久時，2023年6月某日的晚上8時左右，家中電話傳來外祖父突然昏厥在廁所的消息。我從未見過母親如此著急的樣子，當晚便和父親從家中南下到達新竹，不幸的是半夜到達新竹後還是接收到外祖父離世的消息。對於我來說，這是我身邊第二個重要親人的離世，也是我自懂事預見的最重大事件，和祖父的去世相同，家族中能夠聯繫每個人的象徵，或是說家族的「圖騰」再一次殞落了。



（圖三）外祖父母與幼時的我的合照

在我身上，我深切感受到原生家庭對一個人的塑造有多大的影響。目前我的一生中經歷了三個生活環境，新竹市是我的第一個家，也是我現在最常生活的地方，乘載著我和外祖父母的美好回憶以及現在對現實生活的掙扎；而新店是我的第二個家，留存著我幼稚園與小學時期和父母親、妹妹互動的影像；樹林（新北市樹林區）則是我的第三個家，也是對我來說最有溫度的家，對我來說是家庭的具象化，是摯愛的親族所在之地。



（圖四）家族最後一次完整合照

生活環境的不斷變遷讓我身邊的同學、朋友一變再變，縱使母親跟他們的家長仍有聯繫，但我對我的童年玩伴的印象卻越來越模糊，幼時的我外向樂天，喜歡與陌生人交流，卻因為身邊的人換了一批又一批，我不擅於維繫朋友間的感情，反而是越來越依賴家人，變成不擅於與陌生人交談的樣子。

清華與我之聯繫，不只是現代與我的童年的聯繫，同時也是背負著我外祖父的期望。自我幼年時期，外祖父便將我視為一個聰明的孩子，作為第三代中唯一一個男孩子，他相信我可以有一番成就，考上清華大學時他也為我而開心，我也很高興可以和外祖父母有更多相處的時光。但是這種想法還是被現實無情的打破，我真的再次回到了新竹，但是幼時在新竹的回憶早已回不去了。



（圖四）我（右）和妹妹幼時的合照

三、結語

在撰寫本報告前，我查看了本通識課的優秀作品，無意間找到李佳寬同學的報告，發現裏頭爸爸的故事與我的父親竟如此相似，於是我便嘗試也以同樣方式呈現此次報告。不過我也想寫出父母輩、祖父母輩的生活經歷對我的生長的影響，於是我主動增加了許多內容，才有此份報告。

家族史的作業也讓我重新思考了我們家族和歷史的關聯，也讓我和父母親進行了一次深度的歷史探究。讓我發現父母親的成長環境有明顯的差異，甚至長輩們的政治立場也不同，父母親卻能共組新的家庭，這其中的奧妙讓我覺得不可思議。我覺得這應該就是「愛」的力量，也是自現代以來思想解放（自由戀愛）的結果，從祖父那一代，當時相親才是主流，男女間的婚姻受家庭支配，我的祖母或許就是因為這種違反自由意志的婚姻而離開家庭；但是在我的父母這一代，是脫離威權時代的一代。臺灣社會隨著歷史的發展也變得越來越包容，發自內心的愛讓兩個原本在戒嚴時代應該對立的家庭走到了一起，時代的裂痕、本省外省的對立終究被時間填平。證明了歷史的潮流是能影響一個家庭的組建，從而影響到每個人的所書寫的歷史。

作為臺灣這座島上的一份子，我認為這份報告也算是臺灣史的片段，我認為歷史從來不屬於那些英雄人物與統治者，而是由一個個不同家族間所編織出的毛衣，只有許多絲線才能還原歷史的全貌。

